

韩春鸣

葡萄常秘史

——传女不传男的独门手艺



文物出版社

葡萄常秘史

——传女不传男的独门手艺

韩春鸣 编著

文物出版社

责任编辑 孙 霞
封面设计 周小玮
责任印制 张道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葡萄常秘史: 传女不传男的独门手艺/韩春鸣编著.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5010-2892-4

I. ①葡… II. ①韩… III. ①玻璃-工艺美术史-北京市-通俗读物
IV. ①J527.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0639号

葡萄常秘史

韩春鸣 编著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达利天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 × 1168 1/32 印张: 5.375

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10-2892-4 定价: 32.00元

“问您一个问题，眼下北京市场的葡萄多少钱一串？”

“您问什么品种的？”

“当然是最好的，优质的。新疆吐鲁番的葡萄，还有什么巨山葡萄，或者是进口品种红提什么的。一串一千块钱人民币够吗？”

当我和朋友聊天时，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大伙儿说我有毛病了啦？眼下虽说水果的行市见涨，可也没有那么高的价钱。甭说是一串，按斤称，往高了说，一斤也就几块钱，撑死了也不过几十块钱啊。

我解释说，我这人在家不大主事，也就不大关心市场行情。可我前几天到望京花家地北里一个生产葡萄的人家询价，人家告诉我，不按斤就按串，一小串葡萄最少也得1000块人民币。

大伙儿很纳闷：哪有那么贵重的葡萄？还是在北京，不是在巴黎、伦敦。你不是做梦吧？

我笑笑，解释说：“和大家卖一个关子。告诉你们，我昨天采访‘葡萄常’的第五代传人去了。你们知道‘葡萄常’吗？”大家摇摇头，让我说。

于是，我给大家讲了一点见闻。

我从花家地北里那个普通的住宅小区采访出来，在中央美院门口的公交车站等车，车没来，我与身边的等车人聊天：

“您是北京人吗？”

“地道的北京人。”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知道‘葡萄常’吗？”

“葡萄糖？那当然知道，人的身体不能缺少的成分啊。”一位戴眼镜大学生打扮的北京女孩回答。

“不是，是葡萄常，不是糖。”我纠正道。

“葡萄肠？还真没有吃过。是新疆的吧？”

当我再一次解释不是食品的肠而是“葡萄常”经常的“常”时，一旁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搭腔：“就是老北京的一种工艺品葡萄。这种葡萄跟真的简直一模一样，你要是只看摸，简直就分不出真假来——那可是北京手工艺品中的一个绝活。这门手艺是一家常姓人家制作的。这家人挺特别，手工艺传女不传男，有个‘葡萄常五处女’，过去挺有名。”

故事说到这里，一位朋友搭讪道：“我猜想这位妇女一定是在美院工作的。一般人有几个知道这个老典故呢！”

另一位接过话茬说：“嗨，原来你说的是手工艺品哪，那是不能按斤称。你说一千块，那还真便宜了哪。去年，我上潘家园，看到一串仿真葡萄，人家一开价就是三千呢！说是解放前老手艺人做的好玩意儿。”

我由此感叹：对北京的普通百姓而言，“葡萄常”大约是历史的记忆了，红极一时的“葡萄常”与今天人们的生活已经渐行渐远。我想，作为北京人，应当了解北京的历史。

史，而北京历史当中如果没有民间艺术的记述那将是不完整的；没有“葡萄常”的北京民间艺术史也是不全面的。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风云人物中，有好几位与“葡萄常”有不解之缘。例如大清王朝的慈禧，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还有当代著名文人、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邓拓等，他们直接影响到葡萄常这家手艺人的荣辱兴衰。

有人或许以为我在“忽悠”，但是，如果您打开北京历史这本大书，您就知道，这个当年北京花市街头制作工艺葡萄的小小作坊，曾经折射出多么不同寻常的光芒。别的不讲，就让我们看一看慈禧、毛泽东和邓拓这三个历史名人与葡萄常这个民间作坊的渊源吧。

在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慈禧就没有百年历史的“葡萄常”；而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开国领袖毛泽东居然也知道北京有个“葡萄常五处女”，《毛泽东文集》当中也有一篇文章提到了“葡萄常”；还有当代的大文人，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的邓拓以记者身份三次登门采访葡萄常五处女，写下了至今还被奉为教科书范文的《访“葡萄常”》经典报告文学作品。就是在30年前，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李先念也曾过问“葡萄常”的情况，让“葡萄常”否极泰来，再造了一时的辉煌。这些呼风唤雨的历史人物，怎么与南城花市一个小小的手艺作坊联系到了一起呢？这些历史名人对这个民间作坊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既然是“葡萄常的秘史”自然就有几分传奇色彩，然而这确实是京城一个老字号真实的兴衰历史。



◎ “葡萄常”创始人 常在

引子·····	1
一、慈禧成就了“葡萄常”·····	2
01 泥丸带来的好运·····	2
02 从眼珠获取的灵感·····	4
03 菩萨赐予富贵的秘方·····	7
04 西太后与“天义常”的缘分·····	11
05 “天义常”名利双收·····	17
二、“天义常”好景不长·····	24
01 伊罕布与巴拿马博览会·····	25
02 支撑门户依靠了女人·····	29
03 溺爱造成的恶果·····	31
04 常家难念的一本经·····	35
三、不同寻常的抉择·····	42
01 “福”姑娘削发为尼·····	42
02 一石激起千层浪·····	45
03 一切为了“天义常”·····	49

四、男人们留下的遗憾·····	56
01 所谓“四品”官的传闻·····	57
02 是“华光普照”败的家吗？·····	61
03 “天义常”与“葡萄常”的演变·····	66
04 朝不保夕的葡萄常·····	70
五、毛泽东与“葡萄常五处女”·····	78
01 新中国让“葡萄常”有了希望·····	78
02 葡萄常进入集体经济组织·····	87
03 邓拓的采访与毛泽东的讲话·····	89
六、不堪回首的十年浩劫·····	96
01 吃了邓拓的“瓜落儿”·····	96
02 惨遭厄运的“葡萄常”一家·····	100
七、常玉龄重出江湖·····	106
01 位卑未敢忘忧国·····	106
02 绝门手艺后继无人？·····	109
八、迟到的传承人·····	118
01 一条新闻引发出一连串反响·····	118
02 寻觅丢失的世界·····	121
03 谁是“葡萄常”真正的传人·····	123
九、再现葡萄常绝技·····	128
01 说得容易做起来不易·····	128



02 第五代传人亮相京城	134
十、“葡萄常”的前景难料	140
01 今天的市场定位	140
02 “葡萄常”后继乏人	142
附录 “葡萄常”大事记	149
后记	157



第一章

一、慈禧成就了“葡萄常”

清朝末期的西太后慈禧是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她在今日人们的心目中似乎不是个正面角色，在老百姓当中的口碑也不是很好。但是，“葡萄常”的先人们大约不会这样想。那个垂帘听政、权倾朝野的叶赫那拉氏，尽管做了很多对不起中华民族的错事，但是对于料器艺人韩其哈日布来说，可是天大的恩人。“老佛爷”让韩其哈日布从一名不文的穷小子成为京城上下人人羡慕的“天义常”的掌门人。特别是居住在花市大街的手艺人，谁不说韩其哈日布是哪辈子烧了高香，得到了西太后的青睐，不说是一步登天，也是让这天大的好事落在了他的头上。

01 泥丸带来的好运

韩其哈日布是蒙古族正蓝旗人，母亲名叫富贵。韩其哈日布与母亲相依为命，居住在城南花市一带。富贵曾是蒙古公主的侍女，随公主入选进宫而来到北京。以后，由公主做主，出了王府，嫁给正蓝旗的一位旗兵。富贵心灵手巧，总是喜欢做点小手工。蒙古姑娘没有习作女红的习

惯，但是她迷恋上了手工艺术。闲来无事时，就用泥土为原料，做个泥人或是小动物或是花草之类的玩意。如果搁在今天，富贵或许就成为出色的雕塑家了。富贵的少年时代是在蒙古草原度过的，草原上没有葡萄这类水果，富贵来到北京后看到水灵灵的葡萄尤为喜爱，因而手下的泥丸就常常成为葡萄的形状。

韩其哈日布继承了母亲富贵的遗传基因，从小就喜欢和泥玩。那个时候，生活在这样家庭的孩子玩具自然少得可怜，这就让聪明的少年韩其哈日布别无选择的在和泥中寻找乐趣了。然而他怎么也没有预想到，这个小小的手工本事居然成就了日后他们家族的重要生计，绵延了上百年。他更不可能想象得到，这个手艺居然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韩其哈日布和其后人回忆中从来没有提到过做旗兵的父亲先人，富贵也从来没有和韩其哈日布谈及丈夫的点滴往事，以致让笔者只好猜度和遐想。富贵的婚姻是一个什么样的婚姻？几乎可以肯定，那不是美满幸福的。让公主乱点鸳鸯谱，没有一点感情基础，就嫁了出去。正蓝旗的兵丁似乎没有不喝酒的，而酒后无德要拿妻子出气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长期在贵族环境中生活的富贵怎么能够承受那样的虐待？带着年幼的儿子离家出走似乎亦在情理之中。如若不然，这韩其哈日布怎么从不提起那个让他来到这个世界的关键人物呢？

不管怎样，富贵和儿子韩其哈日布相依为命，在崇文门附近住了下来。靠什么生活呢？富贵的工艺这时成了娘儿俩谋生的本钱。

按照母亲的吩咐，韩其哈日布从城外破败的砖窑里挖出一些泥土，带回家里。母亲将土和成泥团，摔成坯子，然后做成一个个泥葫芦、泥娃娃。然而富贵做得最多的，也是她最拿手的，就是泥葡萄。她钟情于葡萄，因为她心里清楚，葡萄是十分珍稀的水果，当时只有王公大臣才能够吃得到的。寻常百姓人家，只有看看的份，哪有吃得福分呢！吃不着葡萄才说葡萄是酸的呢！那么，泥做的葡萄会不会受关注，会不会卖个好价钱呢？富贵决心试一试。她先将泥丸揉捏成葡萄珠，然后找了一些细蔑儿，把葡萄珠穿成串，就像刚刚摘下的葡萄一嘟噜一嘟噜的，泥土的颜色和真葡萄还相差甚远，韩其哈日布又到染铺买了些染料，给泥葡萄涂上红的、紫的颜色，就有了一点真葡萄的模样和韵味。韩其哈日布拿着这些泥葡萄到了花市大街，心里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有买主吗？他的心里也没有底呀。不承想，这泥葡萄在世面上一露，三下五除二，没有半天工夫，卖没了。韩其哈日布回到家里，将卖泥葡萄得来的钱放到了母亲面前。富贵十分激动，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儿，得，往后咱娘俩就做这个了。

02 从眼珠获取的灵感

韩其哈日布很有心计，他做活从不满足，总是精益求精。不知他是否知道，这个素质在竞争的市场中，是难能可贵的。韩其哈日布特别注意市场的动态，在花市大街上，他发现，市面上有不少泥捏的小狮子、小狗、小老虎

和泥娃娃。但是都不太像，为什么呢？他看出来了门道，就是眼睛做的不行。都说画龙点睛，这泥娃娃和泥狮子的眼睛是最为关键的，如果眼睛能够传神就显得活灵活现，就会让人叫好，一准能卖个好价钱。他到料器行看过料器师傅做的活。发现料器行出的玩意真不错，玲珑晶莹，透着珠光宝气，流光溢彩，比起泥捏的玩意来价钱要高上好多。韩其哈日布想，如果泥娃娃或是泥狮子、泥老虎能够镶上个玻璃眼珠那肯定要比泥眼珠强。于是，韩其哈日布有事没事就往料器行里跑，帮人家干活，看人家是怎么做珠子活儿的。韩其哈日布聪明，悟性好，一来二去，他就看出了门道。光看不练不成，回到家里他将自己的想法和母亲一说，母亲二话没说，掏出做泥娃娃泥葡萄挣来的钱，让韩其哈日布去买制作料器的工具和原料。

什么是天才？天才就是执著，就是浓厚的兴趣驱动的创造。韩其哈日布迷上了烧制玻璃的工艺。他买来烧玻璃用的原料、石蜡、颜料和坛坛罐罐等什物，在本来就十分狭窄的院子里盘了一个能够烧煤的炉灶，灶台上架上一顶石英坩埚，几根四五尺长，食指粗细的熟铁管子，一头套上了胶皮，他又请木匠给特制了一把带有两个长臂的大椅子，这个制作玻璃葡萄的作坊就这样形成了。要说他的工具，也就是几把夹子、镊子，外带有水桶、草板纸之类。手艺人嘛，最要紧的本事还是自己身上的，所谓艺不压身。就手艺人来说，还在一双手上。

韩其哈日布烧制料器珠子，他的初衷不过是为泥娃娃和泥老虎、泥狮子配置可以传神的眼睛。相信他最初吹制的玻璃制品，应当是眼珠子。不管是娃娃的，还是动物

的，瞳仁的颜色很难的，是黑色透着绿光，还是黄色透着黑光，眼神的制作是难以捉摸的，他需要一种灵动，一种折射心灵的波动，是含情脉脉，是暗送秋波，是激动、愤怒、兴奋都要在这瞳仁中有所体现。而葡萄珠，要比做眼睛珠要容易得多，简单得多。而母亲又钟情于葡萄的制作。韩其哈日布在研制玻璃眼珠的同时，便也吹出了一颗颗葡萄珠。或许是无心栽柳柳成荫，或许是研制玻璃眼珠的副产品，有别于传统料器又同属于料器行当的玻璃葡萄就这样问世了。

一开始制作出来的葡萄肯定不是很逼真，能让人意识到这是一串葡萄，而不是一把黑枣就已经很不错了。韩其哈日布当然不能满意，当然要不懈地一次又一次地寻找更为形象更为逼真的色调，一次又一次的调制，一次又一次改换添加剂的处方。不厌其烦，执著，这样的品质让韩其哈日布手中的葡萄越来越成熟了。

一开始的料器葡萄是实心的葡萄珠，拿在手上掂掂，与真葡萄相比，感觉太沉。韩其哈日布想，做成空心葡萄不就减轻重量了吗？他将一根金属管蘸上烧到火候的玻璃溶液，鼓起腮帮子吹了一口气，就像儿时用苇子管吹起的肥皂泡，让人看着泡泡的变化，内心产生一股说不出的愉悦感，这时的韩其哈日布将玻璃溶液吹成了空心的葡萄珠，他的童心未泯，他把为生计而生发的灵感带到了童年的游戏之中，空心的葡萄珠一粒粒从他的手中变幻而来。





03 菩萨赐予富贵的秘方

生在草原的富贵天生就有对色彩准确的感触，因而在把握玻璃葡萄的着色上几乎是游刃有余。儿子不断变换的添加剂是否合适，是否与真正葡萄的色调一致，完全是凭借富贵的一双犀利的草原之鹰一样的眼睛；除此之外，在着色上，富贵还不时与真正的葡萄相对照，把红色、紫色、浅绿以及叶子的着色反复比较，不但在屋内油灯下仔细端详，还要拿到阳光下查验效果，真是一丝不苟，细致入微。有道是功夫不负苦心人，在花市大街上，韩其哈日布的玻璃葡萄开始显露头角。

但是富贵还不满足，一个手艺人，一个艺术家对一桩事业的追求似乎是无止境的。在韩其哈日布沾沾自喜数着一天下来所卖玻璃葡萄赚来的铜钱时，富贵少不了敲打儿子：“这才到哪啊，你瞧瞧你吹的这玩意儿，这和真的还差得远。”韩其哈日布不大服气，回敬母亲说：“反正花市大街上没有人说咱家的葡萄孬。活灵活现，水灵灵的，多像真的！”

“真的？”富贵拿出一串刚从外面买回来的紫葡萄放在儿子做的玻璃葡萄的旁边，说：“你好好看看，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差得远呢！”

韩其哈日布挨近这真假葡萄定睛观瞧，他发现那真葡萄上面有一层白霜，而他做的玻璃葡萄闪着玻璃固有的亮光。他不由摇摇头，叹了口气说：“假的就是假的，这真